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紅樓幻夢  
第十七回 芳情繾綣卜緣續緣 蜜意徘徊尋夢補夢

話說寶玉、黛玉夢中被迅雷驚醒，二人叫了一聲，昏厥過去，唬得寶釵心慌意亂，將兩人自上至下細細摸索，一驚不小，所以也叫起來，忙合著黛玉的口气氣，又合著寶玉度氣，二人漸漸醒回。

寶釵問黛玉：「妹妹，這會兒可好了些？」黛玉道：「好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只怕你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不乏，只怕他乏了。」寶釵問寶玉：「你可乏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怎麼樣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剛才為什麼那個樣兒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因為妹妹發厥才唬的那個樣兒。」寶釵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這才放心，你們可不怎麼樣。」寶、黛齊說：「不怎麼樣，姊姊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雖不怎麼樣，你們夜裡到底是怎麼樣了？」寶玉望著寶釵笑，寶釵瞅著黛玉笑，只見黛玉滿面泛紅。寶釵道：「昨夜你們到底是怎樣？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別問我，只問他。」寶釵笑向寶玉道：「妹妹叫我問你，昨夜必有別的原故才那麼著。」寶玉笑而不言，寶釵又問，寶玉只是笑。黛玉道：「姊姊代我追問他。」寶釵道：「可是混鬧？老實說罷。」寶玉道：「罷了罷了！不必問了，從此改過了。」

三人起來，盥沐之後，寶釵道：「我上去請安，代你們告個不舒服的假，只說略受點子涼，要養息兩天。老太太、太太叫人來問，照這麼回就是了。你們雖說不乏，我到底不放心，多吃些參膏子，養兩天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回來也吃些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為什麼吃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姊姊今兒預支了，免得明兒再吃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可可不傻。」寶玉指著黛玉道：「他為什麼傻呢？你難道傻不得嗎？」寶釵瞅著寶玉一笑，徑往上房去了。

這裡黛玉悄悄問寶玉：「昨夜你到底是怎麼樣？我竟糊塗住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一言難盡。此話只可告訴你，若告訴他，那道學話就多了。所以先前他嚴究窮追，我只好含糊一笑。實告訴你罷！」寶玉即將夢與香菱、鳳姐、妙玉相接的事，從頭至尾和盤托出。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存心已久，以致夢中如此縹緲。但我一李而代三桃，可是無辜。」寶玉道：「是我不是，帶累了你。」

黛玉又笑道：「你夢與他們通，他們亦夢與你通。你們這精誠相結的心事非同泛泛，明兒試探他們，必與你同夢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話怎好去問？」黛玉道：「誰叫你當面去問？背地裡他們遇著你，必要根究的，到那時候不謀而合，語意之間衷衷而知。」寶玉道：「若見著他們，還有些害臊。」黛玉道：「妙、香二位見了你還更燥呢！」一面說，伸著兩個指頭道：「你只防著這個人，他若見著你，老皮老臉的挾制你幾句，你還沒有法兒呢！」寶玉「噯」的一聲，歎了口氣。黛玉道：「這又為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怕明兒會期，大家都在一處，我見著他們三個實難為情。」黛玉道：「卻慮得是。你們各自心虛面腆，相見時或紅或紫，或燥或差。一經旁觀猜疑，倘有別的物議，那可了不得了。你們昨夜雖是子虛一夢，比乾了實事的還格外情濃，明日見著都要害燥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這話，真正比我自己心裡掏出來的還懇切些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：妙、香二位要我過《尋夢》一套，單約他兩個就到這裡來過曲。你去白撞遇見他二人，彌縫好了，以後大眾相見就不怕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掩飾咱們的過，陰功莫大。」黛玉道：「代你掩過，你需要改過才是。再往後任意貪玩，我怕攔不住，你的身子最要緊，清心寡慾，安靜養息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你的話我都依。」這且不表。

再言寶玉聽說鳳姐臥病，忙來問安。平兒道：「奶奶還沒有起來，請二爺到房裡瞧瞧。」寶玉到炕邊，鳳姐拉他坐下；叫平兒去泡茶。寶玉道：「嫂孀為什麼不舒服？」鳳姐拉著寶玉，附耳說道：「我那天在園裡回來，晚上亂夢顛倒，在你那裡合你混鬧。估量這個夢，你我都是一個樣兒。」寶玉假意道：「我並沒有什麼夢。你做的夢，我如何也夢呢？」鳳姐乜斜了眼瞅著寶玉道：「我不信。你不說，我說給你聽。」就把夢中如何若何備細說了，又道：「這兩夜都夢合你鬧，乏了，扎掙不起。只怕你也乏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倒不乏，養息一天就好了。因為記掛著你，所以來瞧瞧。我那裡熬的參膏，明兒送些把你。」鳳姐道：「很好。還有事托你：明兒飯後來代我寫東西。」拉著寶玉的手，有無限言語，不知從那句說起。平兒端了茶來，寶玉站起接道：「怎麼勞動姊姊？二哥哥這趟出差，不知多早晚回來？」平兒道：「有月半耽擱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哥哥撂下許多單子，還托你代我寫寫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閒著就來。」吃過茶即回去了。

鳳姐叫平兒掩了房門，坐上炕沿，拉著平兒的手哭道：「妹妹，你是我的心腹，凡事都不瞞你。你瞧我這病還了得嗎？」平兒道：「正是這話，奶奶不說我不敢問。到底是怎麼著？奶奶身子又弱，如何攔得住？」鳳姐道：「實告訴你，我是夢與寶二爺……」說到此，臉一紅。平兒聽放過人，早已諒透鳳姐心事，佯為不知，故意問道：「與寶二爺怎麼樣？難道寶二爺竟無禮混鬧嗎？奶奶就該拒絕他。還像從前那麼鬧，如何使得？」鳳姐心虛意亂，被平兒正言一彈，反沒了主意，理屈詞窮。停了一會，只得編派些話，委婉動聽，句句總推寶玉來挑他，其情萬不能回。平兒素知鳳姐愛慕寶玉已極，只得迎合其意，歎口氣道：「說起寶二爺這個人，性格，文才，少年榮貴，做人又好，誰不愛他？最愛死人係那個模樣兒，真正世間有一無雙。上頭的人我不敢說，底下這些丫頭，個個都是《西遊記》上的妖精，誰不想吃這塊唐僧肉？怨不得奶奶疼愛他。」鳳姐估量平兒言中有意，爽性探個實在，又道：「他向來合我很好，你說存我拒絕他，可是萬不能夠。他待你如何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也是極好的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會兒他要合你鬧，你怎麼樣？」平兒心內付度：「他要私通寶玉，將我鉤同一路，又不明說，只探我的口氣。」一面想畢，便使乖弄巧，假意說道：「向來寶二爺合奶奶鬧慣的，合我也平行平坐，並不避忌。倘若借著玩笑混鬧起來，要撐他幾句，不理論，臉上萬下不來。只有這個法不禁自絕：往後凡寶二爺來，我合奶奶半步不離。倘若奶奶走開，叫個丫頭到我面前，奶奶再走；若我走開，叫丫頭到奶奶跟前，我再走。咱們面前總不離人，寶二爺沒奈何，只好罷了。」

鳳姐聽說，心中一急，直噴出血來，大叫一聲，昏暈過去。唬得平兒連忙扶住叫喚，用帕揩抹，半晌方蘇。卻是何故？原來鳳姐欲通寶玉，指望鉤串平兒，只以巧言引誘平兒上路。那知平兒更乖，正言反撲，說了幾句經緯的話。鳳姐一想：若依其言，萬不能私通，一腔無名慾火上攻，以致噴出血來。此時平兒亦復懊悔，忙向鳳姐道：「奶奶，我不過是這麼混說，算得什麼？」鳳姐不則聲，只是昏沉的睡。平兒一面捶著，坐在炕沿不敢走開。小丫頭來請平兒吃飯，平兒道：「你沒瞧見奶奶這個樣子？我怎麼離得開？把飯拿到房裡來。」鳳姐睜著眼道：「冤家，你去吃罷咧！我那裡就死了嗎？」又低聲道：「你死監著我，這會兒寶二爺來了嗎？」

平兒聽說，心中了然，出去吃過飯，進房剛至炕前，只見鳳姐身子一掙，鼻子裡哼聲不絕，又昏沉去了。平兒這一驚不小，對著半天才醒過來。平兒問道：「到底是怎樣？」鳳姐道：「又夢見他合我大鬧了一陣，你救我的命罷！」平兒道：「我有什麼法兒？咱們二爺又不在家。」鳳姐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也顧不得了。你只代我求他時常來瞧瞧，我這病才治得好。妹妹，你代我成全成全，我就死了都感激你。」於是平兒請寶玉時常過來看視。

一日鳳姐又昏暈極盛，寶玉看過病回去，平兒收拾被褥，不看則已，一下看見，不禁叫聲：「阿呀！這還了得！」鳳姐驚問：「做什麼？」平兒只得含糊其詞。鳳姐一面聽，只覺眼前幾點火星一冒，又昏過去。自此得了遺精帶血之症，時刻淋漓。王太醫等診視，互說邪火太旺，禁遏不住，已成色癆，只怕難治。不久因此絕命，後話預先交代。

且說寶玉看病回來，黛玉道：「怎麼這早晚才回來？」寶玉道：「合你睡下再說。」於是二人收拾安寢。黛玉道：「你去看病，到底怎麼樣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夫說，遺精夾血已成色癆，萬不能治。」黛玉伸著兩指道：「此人應得此病，這也是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。」又說了些話，兩人再睡。

次日，黛玉請妙玉、香菱過曲。香菱早來園中，一人往做夢之處獨立徘徊，心中想道：「我看《牡丹亭》麗娘驚夢、尋夢，笑他太癡。那夜我自己領略著這情味，怨不得他癡情如此。」一面想著出神，癡癡迷迷尋到夢中好處坐下，只覺蟲聲樹影，風聲淒

涼。心內又想：「麗娘夢見柳生，乃是末見其人，先有其夢。我與寶玉燕好，雖係一夢，實有其人，況且以前合他親密。這麼比來，我幸於麗娘多矣。那晚驚夢，今兒尋夢；既尋不著，惟有待之而已。」一人自言自歎，不知不覺，頃刻間，朦朧朧朧，好像寶玉拿著石榴裙笑嘻嘻的站在面前，又像拉他的湘裙，混混沌沌，已沉黑甜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寶玉一心要釋前解，一面想道：「今兒請他們過曲，若見著他們，怎麼好開口？」信步走過幾處，突然困倦，走進蓼風軒歇息，躺在炕上打了個哈欠。只見妙玉裊裊娉娉，打扮得齊齊整整的來了。寶玉一見，心中撩亂。妙玉見了寶玉，亦呆呆的，只是玉顏紅暈。四目相注，默無一言。兩人心中無限密語，說不出來。妙玉心想：「我與他，從前只春風一度。前兒夢中歡會，他說兩度春風，究竟不解。仙姑示我與他尚有鳳緣，但不知這舊緣可能再續。夜來叩壇禱卜，仙乩示我：當為爾結再生緣。畢竟來生尚有可續之緣，又勝於無緣可續。」想到此際，心地已明。寶玉心想：「自從那年匆促相投，渴想至今，不能斷念。前夜的夢雖屬於虛，已慰數年積慕。」此特兩人相對相憶，不知該怎樣才好。二人思索忘形，如木偶對立。

還是妙玉先覺，笑推寶玉道：「二爺盡只站著不說話，想什麼心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卻有些心事話，怕嫂子嗔怪，不敢說。」妙玉道：「言重！心病心醫，心事須對知心人說。何怪之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別的，不過幾句心中夢話，問你一問。」妙玉聽說「夢話」二字，觸著心思，忙道：「說夢乃是癡人，你如何也說夢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然。情極反癡，我所說的乃情好之至的事。」妙玉急欲追問，便道：「你究竟夢見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夢著什麼？且說給我聽，大約你的夢合我一樣。」妙玉會意，湊到寶玉耳邊說道：「那些事，我怎麼好說？你說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只記著梅花月下吟『知音者芳心自同』，可是的麼？」妙玉點點頭，亦將夢中之事撮其要者說合。寶玉道：「這個我合你係同心的了。」於是同人迷香洞，舊緣再續，積念復傾。

事訖，寶玉將行，妙玉道：「我還有話說。」寶玉轉身回來，妙玉瞅著寶玉又不則聲。寶玉笑道：「你的心事我猜著了，莫不是欲圖再會？」妙玉道：「今日一會，歡洽平生，焉蒙厚望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也是僥倖於萬一了。」妙玉歎口氣道：「你我各為名分所拘，出於無法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掉淚，向寶玉道：「我有幾句肺腑的話合你說了罷！前到尊府，原為圖君而來。你病革之際，我乃檻外之人，無由為你死貞。幸你回生，偏我遭劫。蒙柳郎難中背負，要報救命之恩，只得以身改委於他。我已作兩岐之人，固與你情緣難割，亦不當任意欺他。若圖後敘，何以平心？咱們詩友往來，與你結再生緣罷！」說畢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寶玉亦含淚道：「難得今兒合你明決，這再生緣是結定了。寶玉一面走，又回過頭來望著妙玉道：「你回去歇罷！」

不言妙玉回去，再說寶玉恍恍惚惚又來到山石面前，聽見山石後有鼻息之聲，只當是個丫頭在此睡覺。看見石凳頭好出一隻小腳，穿著紅繡鞋，平正尖小。寶玉端詳了一會，再看其人，原來還是香菱，細看又不是香菱。寶玉心內喜道：「不料他先來這裡躺著，難道又是做夢不成？」要叫醒他，又怕驚斷他的好夢。轉念一想：「不管他，還是叫醒他。」正打算去推，只見此人面向外，曲肱而枕，一手搭在腰間，一腿伸，一腿曲，天然一幅睡美圖。越看越愛，輕輕用舌條在此人唇上舐了一下，又在鼻尖上舐了一下，又將臉在此人臉上貼貼，心內又想道：「且別驚醒他，看他夢到正好的時節是個什麼樣子。」又輕輕去揭裙，那知裙門被雌壓住，掀不開。只得用力一扯，將此人驚醒，一轉側又向裡睡去了。

寶玉仔細一想：「與其虛看，不若實歡。」決意推醒他。正要動手，忽又觸起一事，忙住了手，伸伸舌頭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虧的沒有動手。若驚醒了他，又像那年，我只說了句『娶了夏家嫂子過來，哥哥就不疼你了』，他就沉下臉來，撐了我幾句。他面前不可造次，前兒夢裡那麼親密，到底算不了什麼。若冒冒失失把他弄醒，變起封來，又跟他撐幾句，反沒趣了。」一面對著出神，忽聽此人說道：「噯呀！你往那裡去了？園子裡都找遍了，總找你找不著。先前你合我說的那些話，你我同夢還不算奇，後首大家同做了一個大夢，到群芳殿瞧見三十六人的像。你可也合他們夢的一樣？大家都被那個乍雷驚醒了，才知道是個夢。你我同夢的那事兒還是夢裡的夢，你說奇不奇？」寶玉心想：「他還在夢中說夢話，並沒有醒。」又想：「原來他合我今非昔比，聽他的話十分親密，還要弄醒他才好。」於是伏在身上，雙手拚著險，吮其唇上胭脂。此人驚醒，將身子掙了幾掙，掙不動，要扭頭又扭不動，只得口裡「唔」、「唔」的叫了兩聲。

寶玉笑著，將他從容扶起。此人星眸半展，見是寶玉抱著他坐在石凳上，因與寶玉夢中親密，已忘了形，一面揉眼帶笑說道：「我正好睡，被你鬧醒了。你多早晚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等侯已久，你夢中合我說話的那會子，我就來了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我因為前兒晚上夢與你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臉一紅，又咽住了。寶玉道：「你夢中已合我說明白了，這會兒又害羞。那些話不用說，我都知道。橫豎我的夢與你不差，你也知道。且說現在的話。」此人道：「想起前兒的夢，來尋一尋。我想夢是件虛無縹緲的東西，如何尋得著？不如坐在這裡等待，守著那夢中的人來，好合他質證。」寶玉笑問道：「你那夢中的人是誰呢？」此人低低說道：「我那夢中的人是我心中最得意的個人兒，叫做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摟著寶玉的頸，用個指頭在寶玉眉心中輕輕指了一下，對著寶玉嬉嬉的笑。寶玉道：「我合你夢中樂趣是虛的，這會兒合你實在樂一樂，使得麼？」一面說，抱著此人撫摹。此人道：「我在此睡了半天，身子吹得冰涼。」寶玉一面抱著向翼邊細細嗅香，臉貼著臉，又笑道：「先代你握一握，再出一點風流汗就好了。」此人道：「我害怕。這露天底下，若跑個人來瞧見，我這命可不丟了？」寶玉道：「蓼風軒套房裡炕褥齊全，從沒人到，我合你到那裡去，同做一個合歡夢，可好麼？」兩人入了蓼風軒，果然幽靜。

寶玉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個人，可做了薛老大房裡的人。」此人道：「我雖把人家，還沒有出嫁。你怎麼混說我做了什麼薛老大房裡人啊？」寶玉道：「不好了！你糊塗了。你如何不是薛老大房裡人呢？」此人道：「還混說這話，你把我當作誰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是香菱姊姊。」此人連忙哼道：「真正你糊塗了。我姓葉，名字叫做香菱。怎麼把我的名兒又顛倒起來了？」寶玉驚訝道：「怎麼你不是香菱姊姊？我合你好生面熟，一時記不起在那處會過的。」香菱道：「那年你在我珍珠表姊家裡，表姊把你那通靈寶玉摘下來給咱們細細瞧的，你倒忘了嗎？」寶玉想道：「絲毫不錯，我想起來了，那天姊姊穿著紅襖子。」香菱道：「別提紅襖了，那天捱你望的我不好意思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愛煞你，實在好的很，合那香菱姊姊一個龐兒，只可惜差了一點。」香菱道：「差一點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香菱姊姊眉心正中生成一點硃砂紅痣，如血紅寶石一般，你明兒點一點胭脂膏就同他一個樣了。我實愛你這個人，你可也有心於我？」香菱「噯」的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自從那年見你之後，這些年來眠裡夢裡那一天摺得下你？不然如何跑到這裡來找你呢？找了許多趟，好不容易今兒才找著了。」於是兩人燕好起來。正在難解難分，忽聽外面一陣號喊，許多人執著桿棒，乒乒乓乓打得一片聲響。

寶玉驚醒，睜眼看時，卻是一夢。連忙出來查問，乃是軒外幾株大柿，惹著一窩松鼠來食，管花果的媽子邀了一群人執著桿棒亂打，一面吆喝趕散鼠子。寶玉問明才罷。

原來寶玉想要迎撞妙玉、香菱，走到蓼風軒，忽然困倦，進去歇息，一人悶坐盹睡，不覺做了這個美夢。醒來追溯其情，歷歷猶在，心內依依。想這夢魔，料去不遠。不管他，再去尋著找補，一納頭又睡沉了。

寶玉的魂又往各處找尋，忽見一群女人打扮得花團錦簇，在荷葉渚邊玩耍。寶玉近前仔細一看，人人面熟，一時再想不起，內中一個圓面的最熟，寶玉記起，忽又詫異問道：「你是芳官嗎？怎麼又俗家打扮了？這幾位可是齡官、藕官、蕊官們？」眾人連忙答應：「是的。」寶玉此時喜出望外，只見芳官說道：「自從太太攆了咱們出去，在底裡未久，師父將咱們賣了幾百銀子。難得天老爺護佑咱們，同局的幾個姊妹，今兒都做了一家的妯娌。」寶玉問：「你們家在哪處？」芳官道：「在城外作莊，每年收的糧食很夠使用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就很好，我也替你們放心。只是許久不見，你們更出跳的好了。」一面指著一個人說道：「這位卻也面善，不知在那裡見過的沒有？請教芳名。」此女見問，臉一紅，低了頭不語。芳官道：「他小名叫二丫頭，是咱們的親戚。因咱們記掛著二爺，說起來他也認得，所以同來瞧瞧二爺，請請安。」寶玉忙邀芳官等到梨花春雨屋裡坐下，先拉了芳官到房裡纏綿了一晌，又拉齡官進去絮語多時，蕊官、藕官等俱已邀到，落後拉著二丫頭到房裡再四溫存。正在得意，忽見焙若闖進房來說道：「二爺快走！孟老爺來了。老爺陪他在夢坡齋，立等二爺去會他。」寶玉只得撇下二丫頭，慌忙出去。不防踢了塊石頭，一交絆醒。凝神

思索：原想重尋續那前夢，詎料找補著這個新夢，足見夢境之奇，不能端擬，只得回去，暫且按下。

且說香菱在原夢之處尋夢、待夢、入夢，不知與寶玉所夢同與不同。夢醒後到了紅樓，先合黛玉過曲，又要按下。再說妙玉因赴曲約走至絳雪樓，不覺神思困倦，急急進去假寐，亦復入了寶玉所夢的夢中。此次大概夢神兒戲，使他三人夢境迷離，或同或異。妙玉醒後，亦來到黛玉處過曲。香菱、妙玉的夢先醒，所以先來。寶玉因復入新夢耽擱，所以遲來。及至走到，見著妙玉、香菱，突然一怔，說不出話來。妙玉、香菱也一怔。黛玉問寶玉：「你往那裡去了？二位姊姊等你一同過曲，候了半天。」寶玉此時心神撩亂，未曾思索，隨口答道：「我原係合二位姊姊說話耽擱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在這裡說夢話呢！」寶玉一時解不過來，臉上並不怎樣。惟有妙、香二人聽了黛玉這句話，猶如當心一刺，登時面泛桃霞，一直紅到耳根。黛玉察出情形，深悔自己莽撞失言，剛剛觸著機鋒，只得用別話岔開。又向寶玉道：「兩位姊姊的曲已合我過了兩十遍，可以明兒再唱。先前老爺叫人來找你，也該上去了。」寶玉趁此轉身往外面去。

妙、香二人辭了黛玉出來，妙玉對香菱道：「我要瞧瞧四姑娘，合你到那邊園裡逛逛。」於是二人攜手偕行，走至一處冷靜從無人到的地方，幾間小廈，匣上題著「桐葉秋風」。香菱道：「怎麼走到這裡來？」妙玉道：「這裡很靜，我因為有要緊的話問你，還有些哀腸委曲從未合人說過，今兒同你談談。」香菱道：「我也有許多心事話兒無人告訴，咱們說說，比悶在心裡好多著哩！」妙玉道：「先前湘妃同寶二爺說話，因他回答得糊塗，湘妃說：『你在這裡說夢話呢！』我想這句話原也平淡，怎麼你我聽著驚心動魄？什麼原故？」香菱本愛妙玉，近來時常結社吟詩，二人格外親厚。今見妙玉問這話，遂將諸人大夢之中，伊與寶玉如何夢遇，今早又如何夢遇，倚妙玉為知己，細細告訴出來。妙玉見香菱待他如此推心置腹，也將自己前後夢遇的情節告訴了香菱，彼此你嗟我歎，正是愁人惟對愁人說。香菱說到自己終身難於了局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妙玉再三勸解，兩人又將各自的肺腑細細表述。妙玉道：「咱們這乾人，兩位郡主第一好命，不用說了。其餘都是好命的，惟有你我命多折磨，你比我又差些，我比你稍好一籌。這也是各人命定注定的際遇，不能挽回，無可如何。」香菱歎道：「你這一說，我心眼裡都是服的，這會子我就死了，也是瞑目的。」二人說畢，各自回歸。

再說寶玉夜間同黛玉擁被談心，寶玉將迎撞妙玉、香菱不著，在蓼風軒打盹，夢與妙、香二人相遇後，又夢遇芳官等人細細說合。黛玉笑道：「原來你又新入佳夢。今兒指望你碰著他二人道破前情，免得當著眾人見面時害臊。那裡知道你我問答，倒被我一句話說得他們臉紅。足見造化弄人，都有定數。」又歎口氣道：「可惜妙姊姊這個人實在迫於無法，他合你明決的話至情至理。當日被劫的時候，他若死貞於你，人不過說印不肯受污，而待你的真情密意空埋沒了，又恐人譏諷，他因戀著你，不肯就死，反貽不美之名，左難右難，還是偷生以待。幸虧造化好，遇著柳二爺救了他，其時只得還俗改適了柳二爺，以報救命之恩。若不從柳二爺，於名分上斷無從你之理。所以他既適了柳二爺，自當從一而終，但與你的舊情一時萬不能斷。他的難處，較之『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』同一概也。往後香菱你也不必戀他了。你們三人因為情魔相結，以致敘於夢寐。做夢原屬虛無，長久這麼著，誠恐無中生有，漏泄出實跡來，關乎你們三人的名節，豈不罪孽嗎？日無思，夜無夢。你自己屏除了妄念就是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妹妹金石之言，我時刻在心。因你這話又提醒我了：想我自生以來，無大罪過，就是不該與小荇奶奶、鳳姊姊、香菱姊姊、妙姊姊沾染，是我的罪孽，如何懺悔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替你解釋：你幼時，小荇奶奶誘你開知識，那是他的罪孽，亦係蓉哥兒通孀子之報。鳳姊姊與你有染，你方在童年，乃更受其詐騙挾制，實他自作之孽；況且他私通的不止你一人，乃璉二哥想通大老爺房裡人之報。香菱與你私相愛慕，情解紅裙，這一節，你兩人均有不是，畢竟他的年紀比你大，再他本非薛家的人，搶買來的，與你潛通，乃蟠老大強奪人妻之報。至於妙姊姊與你情結緣慳，又當別論，兩人的過乃迫於不得已，況乎你們相好在前，他適人在後，纏綿之情，一時不能割斷，亦係人情之常。從前柳二爺疑尤三姐與你們有染，並未訪實，冒冒失失決意退婚，可憐將一個貞烈佳娃頓送了命，殊不知妙姊姊倒先與你情好，此未非報應不爽之理。他們愛戀於你既深，你何能拒卻。我秉公評論，他們的過重，你的過輕。非袒護你而貶他人，你卻情有可原。雖曰可原，究竟蹈以非理。既非理，過則大。今後勉力自悔自修，末為晚也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說的切膚淪髓，而且掩人瑕疵，全人名節，陰功莫大，我再忘不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聽說鳳姊姊的病昨兒又狠些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兒去瞧瞧。」不知瞧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